



二月的春风亲吻着大地，唤醒了草木，唤醒了沉寂的心灵，也唤起了我对生命如初的期待。春天来了，出门踏青去。

周末，满怀喜悦的心情，沐浴着春风，漫步于十里长堤。

岸边，柳丝泛青，眉眼盈盈，在微风中依依绵长，袅娜生姿。草地上，小草叶片嫩青如洗，绿意盎然。迎春花散乱的枝条上，开出一粒粒金色的小花朵。河坡向阳处，一片片油菜花灿黄耀眼，闹腾腾，透着一派欢喜。春风解花语，弄香花满衣，春风的彩袖拂过之处，呼啦啦花开如潮，那花开的瞬间，是四季最美的风景。

河湾开阔处的桃园里，桃树默然静立，凋敝的枝干里跃动着生命，孕育着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的繁华。树下，果农用铁锹除草松土，身后留下一行新鲜潮湿的泥土。桃林里散养着

(刘崭 周口六一路小学)

烟花散时是离别



元宵节又到了，又到了烟花绚烂的时刻！烟花，有一点火星便可点燃。它们有的在地面上旋转、跳跃、喷发，有的啸叫着冲向天空爆裂、盘旋、变幻。

无限幻化的烟花，用它的热烈和奔放点燃了节日的激情，演绎着节日的祝福，让人们任性地挥洒着快乐，收获着甜蜜。

尽管，因为安全的考虑、环境的限制，一些大中城市的人不能尽享这烟花的美丽与热烈，但是，在祖国广大的乡村和小城镇里，烟花绝对是元宵节的主宰。

此时，它们的气势很大，简直要盖过大年初一的鞭炮。它们点亮了庭院，灿烂了夜空；它们使沉寂的乡村快活了起来，让无名的小

(白健 鹿邑西城中学)

城灵动了起来。因为它们，嫦娥花容尽失，星妹姿色全丢。

人们摆脱了美食的诱惑，挣开了荧屏的牵缠，纷纷走出居室，肆意欢笑，尽展红颜，为的是欢享这烟的盛会、花的美筵。

它们几乎霸占了整个天际，把节日的气氛渲染到极致，将人们的心潮激发到最高。

然而，快乐终有尽，团聚总有时。

烟花的美丽仅是一瞬，它的美好只能被封存在相机里，深藏在记忆里。当碎屑坠落烟雾飞散的时候，有一种情愫却悄悄地袭上人们的心头，轻轻地弥漫于整个心田。

这，便是离愁——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离愁。

是啊，烟花散时是离别。

团聚的人们最怕的是离别。那离别的场景让人不忍目睹，那告别的的话语让人不愿耳闻。家门前、乡村口、车站里，有多少嘱咐说不完，有多少缠绵演不尽啊！

孩子的哭声使你欲行又止，爱人的拥抱让你举步艰难，父母沉默的眼神教你一步三回头。

无论你跨过几条河，无论你越过几重山，无论你飞过几层云，你又怎能挣脱这“意恐迟迟归”的亲情线！

离别就在当下！

离别也是必须！

你看！黄河已经破冰，长江还在奔腾，春天的红日已经涌出。祖国美好的画卷等待着你的浓彩，华夏绚丽的梦想期望着你的华章。

还有你的小小心愿啊，也在盼望着你勤劳的双手去编织、营造，你又怎能被这离别的愁绪捆绑！岂不知，今日的离别的是明天的重逢！

挎起你沉重的行囊，轻轻挥一挥衣袖，做一个华丽的转身，前行吧。

虽然，烟花散时是离别，然而，离别是为了美好的重逢！

(白健 鹿邑西城中学)

心坎上的家

娘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，我们离开家也已十六个春秋。随着娘的离世，老屋也随之易了主人，儿时的家已不复存在。

老屋的消逝，让儿时的一切痕迹都灰飞烟灭，空旷的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斜躺着新主人散放的木材。凄凉，凋敝，使人悲从心生。

模糊的视线中，那四间土墙灰瓦的老屋却依旧岿然不动。

老屋是我的童年，我的港湾，我的甜蜜，我的幸福。那里有娘的气息，娘的笑容美貌，娘的点点滴滴。

推开黑色的木门，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几只芦花鸡在悠闲地觅食，厨房上空飘起袅袅炊烟，一股小磨香油伴着葱花特有的诱人香味勾出了我的馋液。

小菜园里，西红柿上架了，红通通，青亮亮，白里透青，青里泛红，红里带着甜味儿，大的，小的，红的，绿的，一个个透着甜，露着酸，青青红红的果儿上露珠刚刚滑下。那顶着细小芒刺的肥厚绿叶上也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，透着诱人的清香，泛着油油的绿意，怎不让人心生怜爱呢？

顶着黄花、披着尖刺的黄瓜，或直或曲地垂在枝藤，瓜恋藤，藤恋瓜，瓜瓜藤藤不分离，几藤缠绕，几藤情。几垄丝线

豆角密密匝匝地爬满藤架，淡紫色的小花笑着绵延不断的缠绵……一院绿意，一院葱茏。

洗衣池边，娘在洗衣，她不时用棒槌在洗衣石上捶打衣物。两只傻鹅在池边嬉戏，长长的脖子伸进水池，撩起水往翅膀里泼洒。那肥肥胖胖的懒猫，卧在娘的脚边，慵懒地半睡半醒。最为调皮的黑头白身的小羊羔，探着身子偷吃架上的嫩黄瓜。最为勤快的黑母鸡，飞出鸡窝，“咯咯嗒嗒”地炫耀着……

西南角的小枣树已经绿意盎然，枝头上长出玲珑如豆的小精灵，它是不会辜负我和三姐每年为它涂抹的腊八米粥的。

堂屋的半导体里传来单田芳嘶哑的声音，那上了年纪的老摆钟却分秒不差地不停摆动，墙上玻璃框里的黑白照片记录着过去的时光……

关上黑色的木门，一切都定格在记忆深处，老屋还是原来的模样，娘也依然那么亲切，儿时的家在我的心头永驻。

偶尔会想起家，想起老屋，想起那个生机盎然的小院，其实我知道我真正想的是什么。

(孙淑敏 鹿邑老君台中学)



家乡的石磨面

家乡的石磨面，我永远的怀念。

一盘石磨，一头毛驴，一袋粮食，一张箩。

石磨可以磨制小麦、玉米、黍菽、大豆等。我小的时候，家乡人吃的面全部用石磨磨制。那时由于生产工具落后，磨面用畜力。套上小毛驴拉磨，小毛驴慢慢悠悠数以万计地转圈圈，才能把面磨好。那年月，还是集体，每户分粮食，大部分是杂粮。过节时，磨点小麦面。磨制小麦面，得用箩筛，把麦麸倒掉，这样，小麦面细，蒸的馒头白，幸福极了。

石磨面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家乡人。家乡人对石磨面情有独钟，因为石磨磨制面粉，没有经过高温挤压，保留了粮食的原有精华。

时光流逝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，科技突飞猛进，大小型磨面机进入乡村。机械加工面粉速度快，十几分钟可以磨好一袋面。由于省时省力，家乡人脸上笑开了花，谁也不用畜力磨面了。

如今，面粉加工厂机声隆隆，小型磨面机马不停蹄，但吃来吃去，还是家乡的石磨面原色原味，口感好，有嚼头。

如今徘徊家乡，再也找不到石磨，再也品尝不到家乡的石磨面。

(田畔 扶沟职教中心)

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